



第七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3(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暂时被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  
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秘书长在本报告中介绍执行大会第 [77/229](#) 号决议的进展情况，并提出改进  
执行工作的备选方案和建议。

\* [A/78/150](#)。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纳入最新信息。



## 一. 导言

1. 秘书长关于暂时被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人权状况的本次报告根据大会第 77/229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提交报告，说明该决议执行进展情况，包括改进执行工作的备选方案和建议。
2. 本报告是秘书长关于克里米亚人权状况的第九次报告。报告所涉期间为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在此期间，由于俄罗斯联邦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及随后对克里米亚之外其他乌克兰部分领土实行暂时军事控制，乌克兰的人权状况严重恶化。
3. 大会第 68/262、ES-11/1 和 ES-11/4 号决议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的承诺。因此，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将“暂时被俄罗斯联邦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称为“克里米亚”，将克里米亚境内的俄罗斯联邦占领当局称为“占领当局”或“俄罗斯当局”。秘书长还考虑到大会关于俄罗斯联邦作为占领国履行适用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的呼吁。

## 二. 方法

4. 大会第 77/229 号决议请秘书长继续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包括为此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和相关区域组织协商，确保既有区域和国际人权监测机制，特别是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测团，能够安全无阻地进入克里米亚和处于俄罗斯联邦暂时军事控制下的乌克兰其他领土。2023 年 1 月 24 日，人权高专办向俄罗斯联邦发送一份普通照会，请求其为人权高专办对克里米亚进行访问提供合作。俄罗斯联邦在答复中表示“原则上不接受”大会“关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问题”的决议，但表示愿意接待“完全遵守适用于访问俄罗斯联邦任何其他主体的程序”的访问团。
5. 鉴于这些情况，人权高专办迄今未能找到一种方式，根据大会第 77/229 号决议，对克里米亚或暂时被俄罗斯联邦控制的其他乌克兰领土进行访问。本报告的依据是人权高专办通过乌克兰人权监测团开展远程监测而收集到的信息。该监测团自 2014 年 3 月以来一直在乌克兰开展工作，并远程监测克里米亚境内的状况。调查结果的依据是遵循人权高专办的方法从被评估为可信和可靠的来源收集的经核实的信息。符合“有合理理由相信”的证据标准的信息才会列入报告。报告主要基于对克里米亚境内据指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的直接访谈，这些行为还通过与受害者亲属、证人、人权维护者、律师和民间社会代表的访谈等其他来源得到了进一步核实。报告还借鉴了从法院文件、官方记录、相关立法分析、公开来源和其他相关材料中获得的信息。
6. 据人权高专办称，乌克兰的武装冲突对从克里米亚获取可核实信息产生了负面影响。从俄罗斯联邦境外已无法查阅某些载有人权监测相关信息的俄罗斯官方在线记录。由于开始对公开发表意见行为实行新的处罚，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

和其他相关对话者变得不那么愿意参加访谈或者分享文件和其他信息。军事局势导致人权维护者的活动环境严重恶化，还导致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其他地区之间自由通行的能力严重受损，进一步限制了监测侵犯人权行为的范围。

7. 为进一步努力执行第 77/229 号决议，人权高专办向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发送普通照会，要求提供关于具体问题的信息；它还向有关国际组织发送索取信息的请求。欧洲人权法院提供了关于就克里米亚境内据指侵犯人权行为提出的申诉的信息。<sup>1</sup>

8.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中的信息均由乌克兰人权监测团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核实和记录。不应认为本报告详尽罗列了所有关切问题。秘书处在编写本报告时以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则为指导。

### 三. 人权

#### A. 人权维护者、司法和公平审判权

9. 在俄罗斯联邦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及随后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造成影响之后，被告在获得独立法律代表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俄罗斯当局取消了五名在伸张正义方面发挥过关键作用的克里米亚人权律师(4 名男性和 1 名女性)的律师资格并将其从刑事案件中解职。俄罗斯当局还经常不让其他刑事案件中的被告接触自己所选的律师，或迫使他们停止与自己所选律师的接触。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不仅损害了法律专业的完整性，也加剧了克里米亚境内与公平审判权有关的现有挑战。

10. 2023 年 3 月 20 日，经过六个多月的诉讼，辛菲罗波尔一家地方法院取消了两名知名的克里米亚鞑靼族人权律师(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的律师资格，他们因代表被指控在克里米亚和俄罗斯联邦从事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的乌克兰公民而闻名。法院应克里米亚律师协会的要求，追溯审查了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律师协会分别于 2018 年和 2019 年接受这两名律师加入协会的决定。这些律师被取消律师资格是俄罗斯当局长期恐吓和骚扰活动的结果，似乎是对他们合法职业活动的报复(A/HRC/53/64, 第 8 和 9 段)。人权高专办认为，该法院可能并没有受理他们的案件的权限，<sup>2</sup> 而且该法院决定取消这些个人的律师资格所依据的是形式理由，如案卷中没有法律学位成绩单的复印件、实践经验年限不足、没有代表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的案件以及没有更新律师登记册中的电话号码。

11.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任意解雇三名律师(均为男性)一事。这三名律师是被拘留者的家庭成员私人聘请的，被拘留者希望聘请这三

<sup>1</sup>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0 日，欧洲人权法院收到 28 份关于克里米亚境内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申诉(25 份针对俄罗斯联邦，3 份针对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这些申诉除其他外涉及强迫失踪、酷刑和/或虐待(六起案件)；对一份脸书帖子发起的起诉(一起案件)；财产权(四起案件)；对单人示威发起的起诉(三起案件)；非法房屋搜查(两起案件)。

<sup>2</sup> 该法院对一个被告位于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境内的案件作出了裁决——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已超出其领土管辖范围，从而超越了其管辖权。

名律师在他们面临恐怖主义指控的案件中代表他们。在这三名律师于 2023 年 1 月 23 日被解雇后，<sup>3</sup> 联邦安全局调查人员不允许他们联系其委托人。调查人员辩称，这些律师此前曾在克里米亚另一起恐怖主义案件中代表其他被告，这可能会在未来导致利益冲突。鉴于这一说法是基于猜测，无任何证据支持，解雇律师的决定似乎是任意作出的。<sup>4</sup> 在人权高专办记录的另一起案件中，一名年长的克里米亚鞑靼族男性被告在 2023 年 1 月 25 日保释听讯后，在法院内被联邦安全局以人身暴力和长期监禁相威胁，随后被迫解雇了自己聘请的律师。

12. 根据人权高专办的记录，在 17 起案件(涉及 16 名男性和 1 名女性)中，法院<sup>5</sup> 通过未确保公平审判保障的诉讼程序对乌克兰公民定罪。在一起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中，2022 年 12 月 28 日，费奥多西亚一家地方法院以非法持有爆炸装置为由判处一名护士七年监禁。被告一直作证说，她被联邦安全局官员绑架，在没有正式拘留的情况下被强行关在地下室里长达九天之久，并且受到虐待，不准联系律师。虽然法院在审判期间审查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但在最终判决中并未涉及这些问题。被告提出的具体和实质性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可表明，该司法判决缺乏推理论证，<sup>6</sup> 且可认为已任意到损害诉讼程序整体公正性的程度。<sup>7</sup>

## B. 生命权、身心健全权、人身自由权和安全权

1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记录了俄罗斯安全部队在克里米亚以及在处于俄罗斯联邦暂时军事控制下的乌克兰赫尔松州、扎波里日亚州、顿涅茨克州和卢汉斯克州部分地区侵犯生命权、自由权和安全权的情况。由于人们从处于俄罗斯联邦暂时军事控制下的乌克兰其他领土被强行转移到克里米亚，人权高专办收集了关于 104 起据报在克里米亚发生和 55 起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其他地区行政边界线两侧发生的侵犯人权案件的信息。<sup>8</sup> 鉴于无法进入克里米亚和处于俄罗斯联邦暂时军事控制下的乌克兰其他领土，以及此类侵犯行为的幸存者和证人面临安全风险而导致的核查延误，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

14.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24 起俄罗斯执法人员实施酷刑或虐待的案件，涉及 23 名男性和 1 名女性，他们都是在赫尔松市以及赫尔松州和扎波里日亚州的入室搜查行动后被拘留的，随后被转移到克里米亚。受害者被戴上手铐，蒙上眼睛，带到地点不明的建筑，在那里被单独监禁，不能与律师接触，还被迫提供自证其罪的

<sup>3</sup> 这些律师未获准在刑事案件中代表他们的委托人。根据在克里米亚非法适用的俄罗斯法律，调查人员有权在刑事案件审前调查期间解雇律师(《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 72 条)。

<sup>4</sup> 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4(2)条和《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 19 段相悖。

<sup>5</sup> 除非另有说明，“法院”既指位于克里米亚的法院，也指在审理克里米亚居民受审案件时位于俄罗斯联邦的法院。根据国际人道法，占领国的法院必须在被占领土上开庭。

<sup>6</sup> 欧洲人权法院，*Rostomashvili* 诉格鲁吉亚，第 13185/07 号申请书，2018 年 11 月 8 日判决，第 59 段。

<sup>7</sup> 欧洲人权法院，*Moreira Ferreira* 诉葡萄牙，第 19867/12 号申请书，2017 年 7 月 11 日判决，第 85 段。

<sup>8</sup> 其中 111 起发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其余案件涉及以前发生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记录在案的侵犯人权行为，或属于持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

证词或针对第三方的证词，将第三方或他们自己牵连进间谍、破坏或其他犯罪活动中。酷刑手段包括身体和心理暴力，包括电击生殖器等身体各个部位，以及给受害者戴上手铐让其连续数天保持站立姿势。在两起案件中，受害者在赫尔松 Luteranska 街 4 号前国家警察局大楼地下室被关押期间连续五天遭到毒打。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受害者在 2022 年 7 月至 9 月被关押在辛菲罗波尔的审前拘留所期间，由于条件恶劣，体重下降了 34 公斤。他遭到俄罗斯狱警的殴打，且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和水。他没有获得任何医疗，在 9 月 2 日获释后不久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15. 人权高专办共记录了 124 起任意逮捕案件(117 名男性和 7 名女性)，其中 95 起(91 名男性和 4 名女性)发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一些案件中，俄罗斯执法人员在处于俄罗斯联邦暂时军事控制下的乌克兰其他领土上逮捕受害者，并将他们隔离羁押在非正式场所，羁押时间从几天到两个多月不等。他们通常只有在被转移到克里米亚并移交给联邦安全局后才算被正式拘留。在其中六起案件(均涉及男性)中，最初在处于俄罗斯联邦暂时军事控制下的乌克兰其他领土上被捕的人先在克里米亚拘留一段时间，然后被遣送至莫斯科，还押到列弗尔托沃审前拘留中心。这六人都被指控犯有“国际恐怖主义”罪，目前面临最高 20 年监禁或终身监禁。

16. 2022 年 12 月 4 日，俄罗斯边防部门逮捕了一名 25 岁的克里米亚鞑靼族妇女，她当时正穿越格鲁吉亚-俄罗斯边境前往克里米亚照顾被诊断患有癌症的父亲。她没有俄罗斯护照，因此受到了更为彻底的检查。她被认定犯有多项行政违法行为，并在当地的非正规移民中心关押了四个月。2023 年 5 月 4 日，她被强行从北奥塞梯-阿拉尼亚转移到莫斯科的列弗尔托沃审前拘留所，并被指控犯有间谍罪。

### C. 强迫失踪

17. 在俄罗斯联邦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强迫失踪成为克里米亚和处于俄罗斯联邦暂时军事控制下的其他乌克兰领土上的一个重大人权问题。对于居住在赫尔松州和扎波里日亚州被占领地区或穿越与克里米亚的行政边界线的个人来说，被任意剥夺人身自由的风险增加。人权高专办记录了将被拘留者从乌克兰其他地区强行转移到克里米亚和遣送到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情况、在与克里米亚的行政边界线上接受“过滤”程序<sup>9</sup>的个人遭到拘留的风险增加的问题、长期隐瞒个人命运和下落的现象以及没有对他们提出正式指控的问题。在所有案件中，有明显迹象表明，联邦安全局或俄罗斯武装部队可能是施害者。

<sup>9</sup> 这意味着彻底的安全检查，通常包括搜身、强迫检查对象裸体受检和详细询问个人背景、家庭关系、政治观点和效忠对象，同时收集个人数据，包括敏感的个人数据，并检查手机内容(见 A/HRC/53/64，第 31 段)。

1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50 起强迫失踪案件(47 名男性和 3 名女性)，<sup>10</sup> 其中一些案件发生在克里米亚境内的行政边界线上，也有一些案件涉及人员从乌克兰其他地区被转移到克里米亚，与上一次报告所述期间记录的 7 起案件相比有显著增加。据人权高专办称，在拘留初期，联邦安全局经常将人拘留在非正式拘留场所，并在答复受害者亲属的询问时否认拘留了受害者。在 29 起案件(28 名男性和 1 名女性)中，在最初的拘留期结束后，联邦安全局强行将这些人从赫尔松州和扎波里日亚州转移到克里米亚。在其他 36 起记录在案的案件中，8 起案件所涉的人(均为男性)从克里米亚被遣送到俄罗斯联邦，关押在审前拘留中心。

19. 在一起案件中，联邦安全局官员逮捕了一名报道 2022 年 3 月 7 日赫尔松的支持乌克兰示威活动的记者。他最初被拘留在赫尔松的非正式拘留场所。九天后，联邦安全局将他非法转移到克里米亚，关押在辛菲罗波尔的审前拘留所。联邦安全局官员对他施加酷刑，强迫他录制一份声明，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资助了赫尔松的支持乌克兰示威活动。在拘留期间，该男子未经指控被关押，并被剥夺质疑拘留合法性的权利。他的亲属试图确定他的命运和下落，但占领当局没有应他们的要求提供任何信息，并隐瞒了他的去向，断然否认他被关押在其亲属访问过的任何拘留地点，尽管他曾被关押在其中一个地点。在被非正式任意拘留 11 个月后，他最终获释。

20.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10 起强迫失踪案件(9 名男性和 1 名女性)，这些案件发生在人员接受“过滤”程序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或联邦安全局官员启动了这一程序，要求跨越行政边界线的人员接受额外检查，包括对其移动设备和笔记本电脑的内容的审查。其中一个例子是，2022 年 7 月，一名克里米亚鞑靼族青年在行政边界线被捕，因为他之前曾借给一位加入乌克兰志愿营的朋友 500 格里夫纳，联邦安全局在他的智能手机上发现了有关借款细节的通信。他的亲属试图确定他的命运或下落，但他们向执法部门提出的询问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在隔离羁押三个月后，他被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208(1)条指控资助非法武装组织。2023 年 4 月，他被判处七年监禁。

21. 在另一起案件中，2022 年 7 月 29 日，赫尔松州的一名教师带着妻子和孩子穿越行政边界线。在行政边界线的“过滤”过程中，他被审问，手机也被检查。俄罗斯武装部队因在他的通讯录中发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的电话号码而将他逮捕。他被拘留在阿尔米扬斯克一个非正式拘留场所，然后被转移到辛菲罗波尔的一个审前拘留所。这名男子于 2022 年 9 月 2 日获释。在整个拘留期间，他的妻子和父母都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尽管他们曾多次努力想弄清他是死是活、身在何处。

22. 在所有记录在案的案件中，尽管律师和亲属向执法机构提交了报告，并向占领当局发出了呼吁，但人权高专办没有发现任何可信的信息表明俄罗斯当局对失

<sup>10</sup> 作为背景知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2014-2021 年期间克里米亚发生的 48 起强迫失踪案件。

踪事件展开了调查。总体而言，人权高专办记录了自 2014 年占领开始以来与克里米亚有关的 98 起可能强迫失踪案件(91 名男性和 7 名女性)。这一总数包括：依然失踪的 22 人；先被强迫失踪、随后被即决处决的 2 人；被发现关押在正式拘留中心且截至报告期结束时仍在那里的 32 名受害者(包括 1 名女性)；获得释放的 42 名受害者(包括 6 名女性)。没有任何受害者得到任何形式的补救。<sup>11</sup> 人权高专办曾报告过一直没有追究强迫失踪施害者的责任、也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的问题。

#### D. 被拘留者的权利

23. 人权高专办继续收到克里米亚被拘留者的法律代表和亲属关于克里米亚和俄罗斯联邦拘留设施医疗服务不足的投诉。在人权高专办记录的一起案件中，2023 年 2 月 10 日，由于未能提供医疗援助，一名 60 岁的克里米亚鞑靼族男性在俄罗斯联邦新切尔卡斯克的审前拘留中心死亡。受害者曾是克里米亚辛菲罗波尔区的居民，因加入伊斯兰解放党<sup>12</sup> 而被判处 13 年监禁。他患有多种长期疾病，包括慢性肾病，并且 2017 年曾在拘留期间中风。在他死前八天，当时<sup>13</sup> 关押他的顿河畔罗斯托夫第 5 号审前拘留所所长拒绝了受害者律师因其委托人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而提出的到外部医疗机构进行体检的请求。<sup>14</sup> 受害者的官方记录死因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引起的心力衰竭。

24. 据人权高专办称，在编写本报告时，至少有 20 名来自克里米亚、患有需要定期适当治疗的疾病的个人(19 名男性和 1 名女性)被拘留在克里米亚和俄罗斯联邦。其中包括五名残疾男子、两名男性丙型肝炎患者、两名男性心脏病患者、一名曾在拘留期间中风的个人和一名疑似患癌的男子。俄罗斯联邦必须保证向这些人提供适当的医疗保健。<sup>15</sup>

25. 2022 年 9 月，在辛菲罗波尔开设了一个新的审前拘留中心，即第 2 号设施。俄罗斯当局将其用作还押中心，关押在赫尔松州和扎波里日亚州被捕并被转移到克里米亚的与冲突有关的被拘留平民。人权高专办确定了被还押至第 2 号设施的两大人员类型。第一类包括被正式指控犯有危害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罪的被拘留者，第二类包括未经任何正式指控而被剥夺人身自由的被拘留者。在后一类中，被拘留者要么经过漫长的审查程序(通常为 1 至 11 个月)后获释，要么随后正式受到刑事控告。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收到可靠信息称第 2 号设施的拘留条件不合法，包括隔离羁押、剥夺室外活动的权利以及在每日点名时强迫被拘留

<sup>11</sup> 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测团，“发生在暂时被俄罗斯联邦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强迫失踪事件”，简报文件，2021 年 3 月 31 日。

<sup>12</sup> 根据俄罗斯法律被视为恐怖组织、但根据乌克兰法律不被视为恐怖组织的宗教团体。

<sup>13</sup> 据说受害者在 2023 年 2 月 2 日至 10 日期间一个未具体说明的日期从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审前拘留所转移到新切尔卡斯克的拘留所。

<sup>14</sup> 律师告诉拘留所所长，受害者心脏部位剧烈疼痛，呼吸困难，并伴有高血压。受害者家属当时已预付外部医疗机构的所有服务费用。

<sup>15</sup>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条第一款和第十二条第一款。

者长时间保持“压力姿势”——此举已构成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甚至可构成酷刑。

#### E. 意见自由、表达自由以及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

26. 俄罗斯当局继续以“旨在诋毁使用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公开行为”为由起诉个人。<sup>16</sup> 2023年3月，俄罗斯联邦扩大了相关立法范围，将“诋毁为武装部队执行任务的志愿者队伍、组织或个人”的行为包括在内(2023年3月18日第58-FZ号联邦法案)。这样一来，军事和安保承包商以及其他私营组织也开始受到法律保护。刑事处罚也根据罪行的不同，分别从三年监禁增加到五年监禁和从五年监禁增加到七年监禁。

2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记录了四起刑事起诉(均针对男性)，结果均为有罪判决，并记录了191起行政起诉(针对120名男性和71名女性)，其中189起被判有罪(针对119名男性和70名女性)。被定罪者被处以30 000至100 000卢布的罚款和5至15天的监禁。除其他外，克里米亚居民因各种口头和非口头表达而被定罪，例如提到俄罗斯的“攻击”或“侵略”，批评俄罗斯军队使用的“Z”和“V”标志，举着“不要战争”的海报站在街上，在自己的车上贴“停止战争”的贴纸或佩戴蓝黄袖章。这些定罪导致任意拘留，因为这些定罪是针对受害者合法行使其表达自由权的，而且定罪的法律依据似乎与国际人权法不符，因为受害者在行使权利时并未扰乱公共秩序。<sup>17</sup>

28. 在人权高专办记录的一起案件中，一名来自辛菲罗波尔的男子在社交媒体上张贴“不要战争”的标签后被起诉。联邦安全局官员在市中心逮捕了他，强迫他上车，把他带回他的公寓。他们对他的公寓进行了搜查并殴打了。他抱怨说感到恶心且头痛剧烈，要求他们给他叫救护车。但联邦安全局官员却把他带到了警察局，在那里一名警官起草了一份关于“旨在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公开行为”的报告。第二天，辛菲罗波尔法院判定该男子有罪，并处以40 000卢布的罚款。在庭审中，该男子告诉法官，联邦安全局官员殴打了，但法官驳回了该男子的说法，并赞扬了有关官员的专业工作。克里米亚最高法院驳回了该男子的上诉。这名男子还向警方、检察官办公室和联邦安全局投诉了殴打他的警察。他们不认为联邦安全局官员有任何违规行为。由于被定罪，这名男子不得不借钱支付罚款，然后永久离开克里米亚，因为他担心可能会因自己的反战言论继续受到迫害。

29. 在另一个案件中，2022年9月，一名高等院校教师被迫辞职，原因是他的学生发布了一段视频，记录了他在课间休息时用智能手机观看一段关于巴伊拉克塔尔无人机的歌曲的视频。他被控“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并被处以13天行政拘留。10月28日，联邦安全局官员来到受害者的住所，对他进行了毒打。同一天，当地一家法院又以该男子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分享乌克兰歌曲“红茛菪”为由，

<sup>16</sup> 根据《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第20.3.3条以及《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07.3和280.3条应受惩处。

<sup>17</sup> 在克里米亚适用此类法律违反了俄罗斯联邦作为占领国应尊重被占领土刑法的义务。它还可能限制《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形成和保持意见而不受干预的权利。



对其处以 14 天行政拘留。占领当局随后以“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为由提起刑事诉讼，并将该男子软禁两个月。2023 年 3 月 22 日，辛菲罗波尔一家法院判定他有罪，处以 100 000 卢布的罚款，并禁止他使用社交媒体两年。定罪后，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工资被扣押以支付罚款。由于他被迫辞职且两个月不能出门，在编写本报告时他的境况仍然十分悲惨。

## F. 宗教或信仰自由

30. 由于克里米亚的“耶和华见证人”宗教团体被当作“极端主义组织”，该团体的所有集会仍遭到全面禁止(A/HRC/44/21, 第 35 段)。占领当局继续以宗教习俗为由对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信徒进行刑事起诉，这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记录了三起起诉“耶和华见证人”的案件。2022 年 10 月 6 日，塞瓦斯托波尔地区一家法院判处三名男子六年监禁，罪名是与其他“耶和华见证人”信徒组织网上礼拜集会。法院还禁止他们在七年内进行教育活动或公开传播信息。在另一起案件中，2022 年 12 月 1 日，两名来自阿尔米扬斯克的男子因举行礼拜集会和讨论宗教教义被判处六年监禁。在审判中，被告坚持认为，起诉的目的是恐吓“耶和华见证人”，迫使他们放弃信仰或离开克里米亚领土。2023 年 2 月 27 日，雅尔塔市法院判定三男一女有罪，刑期从三年缓刑到六年半监禁不等。在所有记录在案的案件中，受害者都被判犯有“极端主义活动”罪。这些定罪使 2020 年开始起诉以来的受害者总数达到 13 名男性和 1 名女性。

## G. 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

31. 在克里米亚被暂时占领之前，90.7%的儿童以俄语接受教育。<sup>18</sup> 根据俄罗斯联邦的官方统计数据，<sup>19</sup> 2022/23 学年有 197 名学生(0.1%)学习以乌克兰语授课的科目(低于 2021/22 学年的 212 人及 2020/21 学年的 214 人)，3 486 名学生将乌克兰语作为常规科目或选修课，或者将学习乌克兰语作为课外活动(低于 2021/22 学年的 3 780 人及 2020/21 学年的 4 155 人)。克里米亚只有一所学校具有乌克兰语学校的地位，只有辛菲罗波尔的一所俄语学校开设了一个乌克兰语班。<sup>20</sup>

32. 根据同一统计数据，2022/23 学年有 7 300 名学生(3.2%)得到使用克里米亚鞑靼语的教学(高于 2021/22 学年的 7 049 名学生)，33 351 名学生将克里米亚鞑靼语作为常规科目或选修课，或者将学习克里米亚鞑靼语作为课外活动(高于 2021/22 学年的 31 205 人)。克里米亚半岛上共有 16 所克里米亚鞑靼语学校，还有 21 所俄语学校开设以克里米亚鞑靼语授课的班级。人权高专办继续注意到，母语学校或班级的正式语言地位与在学习和教学中实际使用克里米亚鞑靼语和乌克兰语的情况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而且这种情况可能对属于这些少数民族的儿童的福祉和发展产生影响(A/77/220, 第 39 和 40 段)。

<sup>18</sup> 人权高专办，“关于暂时被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人权状况的报告：2017 年 9 月 13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第 68 段。

<sup>19</sup> 来自“克里米亚共和国”教育、科学和青年部。本节引用的统计数据不包括塞瓦斯托波尔。

<sup>20</sup> 与此相对，在总共 230 300 名学生中，有 222 800 人(96.7%)以俄语接受教育。

33. 2022 年有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情况：乌克兰内阁通过了克里米亚鞑靼语十年发展战略(2022 年 2 月 23 日第 224-r 号命令)。该战略旨在支持更多地使用克里米亚鞑靼语，包括为此定期确定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教育需求和支持用克里米亚鞑靼语广播的媒体。

## H. 禁止强行征募

34. 2023 年 4 月，俄罗斯联邦修订其关于服役义务及兵役的法律(2023 年 4 月 14 日第 127-FZ 号联邦法)。修正案规定建立应服兵役人员的电子登记册，并向这些人员发出电子征兵通知，通知一旦在俄罗斯联邦公共服务门户网站的个人页上公布，即视为送达。若自公布之日起 20 天内未向军事委员会报到，则构成逃避兵役，并将受到禁止驾驶车辆、出售不动产或出国旅行等限制。占领当局实施这项新法律导致包括乌克兰公民在内的克里米亚居民被迫在俄罗斯武装部队服役(这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可能性增加。<sup>21</sup>

3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俄罗斯联邦根据 2022 年 9 月 21 日第 647 号总统令开展了正式征兵运动。根据占领当局的官方资料，这场运动导致至少 2 500 名来自克里米亚的男子应征入伍。此外，俄罗斯联邦进行了两次常规征兵，包括在克里米亚。这使自 2014 年占领开始以来的征兵总次数达到 17 次。

36. 刑事起诉继续被用来在克里米亚强制征兵，占领当局对逃避兵役者处以罚款、劳动改造和最高两年的监禁。<sup>22</sup> 对逃避征兵者的定罪并不免除其服完兵役的义务。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146 起逃避兵役案件，被告被法院处以 8 000 至 180 000 卢布不等的罚款。而 2021 年和 2020 年分别为 123 起和 78 起。在 2022 和 2023 年的案件中，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91 起被告受到定罪(90 起)<sup>23</sup> 或“法庭罚款”(1 起)<sup>24</sup> 处罚的案件。罚款从 8 000 卢布到 180 000 卢布不等。男子通常因在收到正式通知后未向当地军事征兵委员会报到而被定罪。

37. 征兵运动和定期征兵导致许多克里米亚男性居民离开该半岛。在人权高专办记录的两起案件中，在 2014 年克里米亚被占领后还留在那里的两名男子于 2022 年永久离开该半岛，因为他们感到占领当局旨在征募克里米亚居民的积极努力对他们构成了威胁。

38. 2023 年 1 月 30 日，基辅地区法院在被告缺席情况下判处一名曾在辛菲罗波尔和阿卢什塔的俄罗斯联邦军政部门任职的个人 11 年监禁，罪名是违反国际人

<sup>21</sup>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五十一条。

<sup>22</sup>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328 条。

<sup>23</sup> 这些数字不应被解释为表明其余案件的结果均为无罪释放。人权高专办仅将有判决全文的刑事案件视为已核实案件。

<sup>24</sup>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76.2 条规定，对第一次犯轻罪但对罪行造成的损害作出弥补的人处以法庭罚款，而不是刑事处罚。在实践中，法庭罚款的数额与根据有罪判决所判处的罚款数额相当。

道法。<sup>25</sup> 这名男子是俄罗斯公民，2018 年开始在克里米亚工作。他在克里米亚策划和开展了五次征兵，并被指控强迫受保护人员在占领国武装部队服役。这是乌克兰首次对此类刑事犯罪作出判决。

## I. 人口转移

39. 俄罗斯当局继续从克里米亚转移受保护人员，包括被他们视为“外国人”的乌克兰公民。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克里米亚法院对没有俄罗斯护照的个人签发了 532 份转移令，其中至少有 15 名乌克兰公民(11 名男性和 4 名女性)。<sup>26</sup> 针对乌克兰公民的转移令减少，主要原因是，俄罗斯联邦总统 2022 年 7 月 11 日第 440 号法令简化了入籍成为俄罗斯公民的程序，<sup>27</sup> 并且占领当局一直以来都在转移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公民。克里米亚正式居民中的非俄罗斯公民总数从 2017 年的 35 630 人减至 2022 年的 10 622 人。<sup>28</sup>

40. 人权高专办记录到，2022 年 2 月之前在赫尔松州不同流放地服刑的约 1 600 名平民囚犯于 11 月初被遣送至俄罗斯联邦，并被送往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罗斯托夫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流放地。人权高专办得以确定其中 75 人的身份和大致下落。<sup>29</sup> 俄罗斯执法人员在囚犯过境克里米亚时对他们进行了殴打。在另一起案件中，2022 年 11 月 4 日，俄罗斯武装部队用巴士将位于新卡霍夫卡的第聂伯里扬心理和神经疾病机构的 96 名心理和智力残疾居民转移到克里米亚。他们又被遣送到俄罗斯联邦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心理和神经疾病设施。

41. 人权高专办还记录了一些可能不构成强迫转移或遣送、但令人担忧儿童及其家庭成员的人权(如家庭生活得到尊重的权利、了解失踪亲属命运和下落的权利以及儿童保持其身份和与家庭团聚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各国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儿童与其家人不必要的分离，因为这不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sup>30</sup>

42. 在一个案例中，一名 16 岁智障男孩的母亲通过社交媒体得知，她的儿子于 2022 年 11 月初被占领当局从被占领的赫尔松州奥莱什基的一个长期护理设施转移到克里米亚。她后来从志愿者那里得知，他又被转移到克里米亚比洛希尔斯克的一个残疾儿童设施。占领当局要求她亲自前往克里米亚接她儿子，无奈她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不过最终在 2023 年 3 月得以成行。据人权高专办称，奥莱什基孤儿院至少有 28 名儿童被转移到克里米亚，55 名儿童被转移到赫尔松州斯卡多

<sup>25</sup> 见 <https://reyestr.court.gov.ua/Review/108861126> (乌克兰文)。

<sup>26</sup> 在人权高专办分析的 58 份转移令中，上传到法院网站的裁决中删除了关于受害者国籍的数据。664 起案件的裁决没有上传到法院网站。

<sup>27</sup> 根据该法令，所有乌克兰公民都可以通过提交申请这一简化程序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

<sup>28</sup> 俄罗斯联邦内政部，“2022 年 1 月至 12 月按国家和地区分列的俄罗斯联邦移民情况指标选编”，无日期。这个数字为克里米亚(包括塞瓦斯托波尔)人口的近 0.5%。

<sup>29</sup> 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2023 年 3 月 24 日，第 66 段。

<sup>30</sup> 《儿童权利公约》第八和九条。

夫斯克。这些儿童大多是孤儿或失去父母照顾的儿童，这使得寻找他们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43. 人权高专办还记录了俄罗斯占领的哈尔科夫州和赫尔松州部分地区的儿童在父母同意下被送往克里米亚和俄罗斯联邦夏令营的情况，这些父母往往是为了给他们的孩子寻求一个更安全的环境。在俄罗斯武装部队从这些州的被占领地区撤退后，这些儿童在假期结束时并没有被送回家。俄罗斯当局要求他们的父母前往俄罗斯联邦和克里米亚接他们。人权高专办还与一些青少年进行了交谈，他们讲述了自己或其他青少年遭受或目睹克里米亚夏令营工作人员实施身体和心理暴力的经历。

44. 在俄罗斯联邦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在克里米亚记录到的与人口转移有关的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在乌克兰其他目前或此前处于俄罗斯联邦暂时军事控制下的领土(包括顿涅茨克州、哈尔科夫州、基辅州和赫尔松州)也记录在案。人权高专办和乌克兰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都记录了强迫转移和遣送成年人和儿童(包括无人陪伴和与亲人离散的儿童)的情况。<sup>31</sup> 联合国还报告了将儿童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情况，其中包括被迫与父母分离的儿童和未经监护人同意从学校和机构带走的儿童(见 [A/77/895-S/2023/363](#)，第 318 段)。

#### 四. 结论和建议

45. 根据大会第 [77/229](#) 号决议，秘书处已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充分有效地协调联合国所有机构执行该决议。

46. 虽然持续的敌对行动意味着确保能进入克里米亚的前景渺茫，但我继续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以确保现有人权监测机制安全无阻地进入克里米亚和处于俄罗斯联邦暂时军事控制下的乌克兰其他领土，特别是通过支持人权高专办和乌克兰人权监测团的工作，以及通过与相关区域组织和包括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在内的国家接触。

47. 我继续进行斡旋，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就克里米亚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大会第 [77/229](#) 号决议中提及的关切问题。在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乌克兰局势时，秘书处继续酌情提及克里米亚境内和周围的事态发展，并一贯重申联合国根据大会和安理会有关决议致力于维护乌克兰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政治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48. 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尽管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愿意就这一问题与联合国进行沟通，但仍无法为确保人权高专办不受阻碍地进入克里米亚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不受阻碍地进入克里米亚对于确保直接监测和报告克里米亚的人权状况非常重要。我敦促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尽一切努力，确保人权高专办以及国际和区域人权监测机制不受阻碍地进入克里米亚和处于俄罗斯联邦暂时军事控制下

<sup>31</sup> 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第 63-70 段；另见 [A/HRC/52/62](#)，第 68-70 和 95-102 段。

的乌克兰其他领土，以便能够有效执行大会有关决议。在这方面，我将继续寻找潜在的机会并确定切实可行的途径。

49. 我呼吁俄罗斯联邦在克里米亚和处于俄罗斯联邦暂时军事控制下的乌克兰其他领土履行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特别是，俄罗斯当局应充分遵守绝对禁止酷刑和虐待的规定，并确保对所有关于克里米亚境内发生的虐待、酷刑、性暴力、任意逮捕和拘留的指控进行独立、公正和有效的调查。俄罗斯联邦有义务确保被剥夺人身自由者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任何人都不应遭到强迫失踪。我呼吁占领当局迅速有效地调查所有强迫失踪事件。律师必须能够在不受恐吓、阻碍、骚扰或不正当干扰的情况下履行其专业职能，被告由其所选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50. 个人应能够行使其行动自由权，除非有出于安全原因的正当理由，其私人 and 家庭生活的权利不应受到任何不正当的侵犯，包括在与克里米亚的行政边界线上对旅行者进行所谓“过滤”的时候。我还呼吁俄罗斯联邦停止在被占领土内外转移和遣送受保护人员，包括被拘留人员，除非有关人员的安全或迫切的军事必要性要求这样做。俄罗斯联邦还应确保允许此前从乌克兰其他地区转移到克里米亚和从克里米亚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受保护人员返回家园。

51. 我敦促俄罗斯联邦确保克里米亚的所有个人和团体都能行使和平集会权以及表达和意见、结社、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不受任何理由的歧视或无理干预。特别是，个人必须能够表达对俄罗斯当局和乌克兰武装冲突的批评意见，而不必担心遭到监禁或其他处罚形式的报复。

52. 我还促请俄罗斯联邦为独立民间社会组织创造安全的环境，避免对批评和不同意见进行任何报复或压制。我敦促俄罗斯联邦尊重和保护人权维护者，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并且不要干涉他们的工作。

53. 任何人都不应因信奉其宗教或信仰、包括以集体礼拜和劝说他人皈依的形式信奉其宗教或信仰而受到刑事指控或拘留。宗教团体应能进入其礼拜场所，并应能自由集会以进行祈祷和其他宗教活动。占领当局必须确保提供以乌克兰语为授课语言的教育，并确保以克里米亚鞑靼语为授课语言的教学和克里米亚鞑靼语的学习满足对这种教育选择的需求。

54. 俄罗斯联邦不应限制克里米亚与乌克兰其他地区之间的行动自由。对行动自由的任何限制都必须与合法目的相称，并且必须是非歧视性的。

55. 俄罗斯联邦必须立即停止征召居住在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国民加入其武装部队，并停止为确保他们自愿入伍而施加任何压力或进行任何宣传。在克里米亚，受保护人员不应因拒绝应征加入俄罗斯武装部队而受到惩处或刑事起诉。

56. 令我感到不安的是，有报告称，有儿童从目前或此前局部处于俄罗斯联邦暂时军事控制下的乌克兰地区被转移到俄罗斯联邦，其中一些报告已得到联合国的核实。我敦促俄罗斯联邦提供全部资料，说明从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目前或此前处于俄罗斯联邦暂时军事控制之下的乌克兰领土被强行转移或遣送至俄罗斯联

邦的乌克兰儿童的情况，并敦促俄罗斯联邦立即停止任何进一步强行转移和遣送儿童以及改变他们个人身份(包括国籍)的行为。我还促请俄罗斯联邦禁止收养来自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其他领土的无人陪伴和与亲人离散的流离失所儿童，并从儿童的最佳利益出发，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便他们安全返回并与家人团聚。

57. 我呼吁各国支持为保护克里米亚的人权而开展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继续支持联合国为确保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在克里米亚得到尊重而开展的工作。其他国家仍然必须鼓励俄罗斯联邦立即停止使用武力侵害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将其部队撤出乌克兰领土，并重启讨论，为国际和区域人权监测机制不受阻碍地进入克里米亚提供便利。